



評型

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老無布衣亡貴信也
 日兼步道周適負一敗者驢踏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為
 勸青而出諸渾行數步方知為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
 是清河日偶憩門巷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
 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
 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公止携
 兩僕跨一蹇旅舍疲憊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為妖人
 棄前聖令僕始吐實令為負荆謝飾與馬廐不受仍棄

而行用相為余妻姪婿

伯起每日焚香謝天賜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
一室為女江江早飲所無初雅啼泣
一家温飽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福而何余嘗覽此亦
不經意速明末忽值異荒尋遭大亂棄家獄追形羸
黃葉家四竄朝不保夕始信伯起安不忘危語人更
天德又怒彼不知焚香答謝

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鬻言日使
一室為女江江早飲所無初雅啼泣

夫家之下
夫過人作用余為之三致

時中舉亭人然有悍生修其先世之怨書公姓名
於半後向其僮加鞭亟口詈喚欲以激怒公僮歸以告
公徐曰人毀我而若述之是重為毀也速往謝毋勞
類生不能難於是修尺一若為候者而中實痛詆公人
直入廳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及僮至命火之
曰知若公於我必無好言也生媿而負荆請罪是可
處末俗化惡人之法

先大人為諸生時得鋼鐵煎銀法潔白肖真出納流轉

之不疑已而悔曰何可以偽物欺人乃藏其方積中俟
余稍長謂余曰積中有異方然得已不可輕試天居甲
子先大人見背余簡積中得其方亟焚毀壘後人不該
虧損先德因憶范文正公少貧悴遇一人病篤投煉銀
方并銀一觔公藏而不動後十餘年俟其子長并方付
之封識宛然余何敢望文正公然硜硜一念竊願學焉
清章崇儉不恤固陋先司空公在林下蚤餐止豆腐一器
茶其身不飲茶近體衣皆布數十年居惟一室繩床數
几無異而冬夜炕暖如山翁即同馬張司徒稱之
謂是未以不

免格于託子姪而見過食將獨將七等子姪侍傍亦不
作讓家人誤以不至顯屬色斥去先大人為胞兄歲時
伏臘亦無宴會之事邇者奢侈成風余等衣必羅縠食
必醲鮮家無儉石之儲門有車馬之簇若令前輩見之
不知作何等譏訶也

張橫渠好言命一日邵康節卧疾橫渠候之問曰先生推
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人所謂命吾不知也
後世乃以術數厚誣康節得此足以解嘲

梁武帝身為帝王年五十時遂斷房室今人斥毀釋氏動
以武帝為口實無論武帝之孝慈恭儉文學才幹種種

過人。只此斷慾一節。持論之士。能效倣否。

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而奪於聲色。馳於勢利。流塵顏吐訛語。不亦可鄙之甚乎。沁涓揚公。自束髮以至登第。雖寒暑患難。丹鉛不去手。五經諸史。皆批註數遍。實實研究書理。與假書撥悶者。徑庭也。

余家世嗜書。先大人唐縣公。年逾七十。猶手不釋卷。仲父司空公亦然。第山邑僻陋。乏讀書博雅之友。雖終身。唯學。不得以文章名世。深可嗟悼。偶覽尤延之。遂初堂序云。僕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讀之以當友。自愛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之。公。實。效。是。用。後。請。子。弟。

肯能讀書。知著作。然於。行。世。最。難。余。嘗。讀。此。書。之。

高平劉宮。詹。侯。夔。性。好。讀。書。家。雖。富。童。年。時。所。居。書。館。甚。

幽。麗。羅。圖。籍。萬。卷。口。誦。手。披。無。停。晷。父。准。守。公。崇。文。頗。

鍾。愛。之。供。應。起。居。窮。水。陸。如。符。大。寶。夜。則。椽。炬。輝。煌。徹。

盤。迭。進。公。每。讀。至。夜。分。不。寐。童。僕。數。十。祇。候。左。右。皆。文。

雅。通。經。籍。偶。思。一。典。故。卽。執。策。以。應。以。故。公。得。肆。其。閱。

覽。年。二。十。入。翰。館。文。學。冠。其。儕。偶。夫。閭。閻。家。皆。以。富。貴。

供。聲。色。公。獨。以。富。貴。佐。誦。讀。富。貴。亦。何。嘗。溺。人。公。號。和。

宇。萬。曆。辛。未。進。士。壬。子。生。丁。酉。卒。僅。四。十。有。六。

先大人七十時。諸親友欲乞言為壽。先大人辭曰。不佞見。

羅念菴先生一札云。回思先人。懷抱維持之苦。與夫廣
借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年。且六十。不可謂耆壽。
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
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以悲傷負罪之人。如
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札數百言。不
能悉記。不佞視念菴何如。而敢言壽也。先仲父司空公
聞之。亦以為然。事遂已。誕日。余布筵設樂。先大人驚色
亟命撤去。且謂不肖兄弟曰。後日若遇舉鄉飲製壽。豈
兩事皆謝疾力。豈可以為訓。

人馬勤素多病。日者推筭。咸曰壽促。馮憂之。偶過

道人袁公。示其身之。道人曰。汝婦人也。惟勤洒掃。敬字
紙。便可。此祐馮。即具杖帚。到處掃除穢惡。見字紙。即取
置一筒。無暮焚之。傭工之暇。日以此為事。後年至九十
餘。無疾而終。今士人書室中。包藉糊拭。盡用字紙。委棄
踐踏。畧不經意。夫家世享用。皆自字紙中覓來。而不知
寶敬。夫亦不思之甚矣。

王龍川兆河為家宰。疎巷公仲子。余過其園亭。見壁間書
云。不佞兢兢業業。無事恒若有事。無患恒若有患。不敢
妄出一語。不敢藐視一物。不敢奢起一念。不敢輕移一
步。終日跼蹐。若宇宙無容身之地。龍川可謂過於慎長。

矣。慎畏一念出於富貴公子，更爲難得。龍川與先司空
公同舉山西鄉試，少年得雋，終身不仕。每見余，溫恭樸
儉，不肯以齒德自居。洵今之古人云。

白敏中樂天從弟爲相，曰：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任，敏中
謂其同列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如此虛中，豈尋常宰相而史傳少之。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
矣，胡不自休，貪位固寵，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
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卽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

諸城正司寇何官，嘗游時，及歸，方廉，人五金斤，發其事。

方以此罷海鹽，尋司寇。號官，餘部也。里人愧新茗，啓其
函，內雜金珠，急封裏如。初善辭還之，佯若不知。二公同
一廉介，而德之厚薄，則有間焉。

餘姚孫太宰鏞，忠烈公孫也。居吏部時，其姊家貧，受一吏
金爲求美缺，公佯許之，索其手本。後數日，姊云：彼畏公
持正，不敢具名，恐得罪。公笑曰：吾亦疑皎皎心事，尚未
孚於近吏乎。事遂已。

李文敏公廷相父子尚書，當公官翰苑時，以講筵應對稱
旨，勅入內閣辦事。公屢疏堅辭始免。後諸門人張蘿峯
嚴介溪、夏桂洲皆入內閣，或尤之，曰：曩使公不極力辭。

豈至出諸門人後公笑而不答余初亦不解今靜坐思
維始知公淵衷大有定識一相位云乎哉

漢夏雖大拜皆不得令終

王壽宇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藉
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六千石郭青螺子
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萬五千兩得息如
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訾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黃
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壽宇八十四尚在鎮青
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

嘉靖時海忠介公瑞在獄自分必死世廟怒吳鵬提牢主
事某設餅飲之海食飲進帝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

曰人知獄中則思死必後食而飽而死耳主事曰其
莫誤宮中昨日云云海聞之曰慟哭擗踊飲食盡吐海
之悲慟豈出矯偽自古真忠士八季只知君父不知恩怨
不計生死方做得異常節烈若以世俗之心相律淺乎
其窺測矣

後周劉辭官拜使相平居常被甲冑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好逸一墮其筋力
有事何以報國今人科第後便將書卷擲却背後終日
酒色沉迷非求田問舍即修怨剝鄰何肯作迴思一念
徐瑜以邑掾起家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一日集孔廟

衆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曰。吾知其人是。不由科第顯者。衆嘿然。夫賢才豈盡在科目中。至一入科目。便淫縱恣意。已不識孔子爲何人。而敢問之。他人乎。明與以科目誤天下。天下又以科目誤朝廷。此言豈有激而非無見。

江綠蘿令長洲時問張伯起曰。白樂天久宦蘇州。自言不置太湖一片石。與况不輸米糶乎。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必不肯做。蓋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凡人之出。皆好者。利失勢。頭全不見有受用處。

河南唐縣縣史陳文舉。九月。有奇無力。憤。分不免。適有藩庄之。以先大人官其地。取陳之田充入藩庄。量價以塞庫耗。以得減死。深以爲德。託其戚劉某。爲致羅紵百疋。銀百兩。先大人厲色揮之。旣而余自唐旋出境後。復託劉潛致之。青臺鎮。余堅卻。且以報先大人。先大人呼劉切責。將命杖。劉叩首曰。小人事人多矣。非明而取之。則暗而取之。非強而取之。則順而取之。公獨超然四者之外。小人不識人。幾玷公清德。願受杖。先大人笑而遣去。

順治甲申九月。余自上黨謁歸。途中忽聞兵變。倉遽聞。

投太乙村岩避之。門堅閉不肯啓。陳懇再三始得入。若
首爲茂才李某甫弱冠。丰儀秀雅。叩余姓。余曰。陽城白
某。李曰。識舊唐令白公乎。余對以先大人去。令唐時三
十餘載。君少年何由知之。李曰。先人久以潞繒居貨。未
唐每云先後諸令。惟白公不累行戶。小子從襁褓時。竊
記之。不意今得良晤。後裔廼延之書舍。渥承館穀。惠及
僕馬。曩使先大人不德於唐。或難爲彼父兄。則此正修
慙時也。余不知將何弁違矣。

先司空公性清介。鮮交遊。卽姻姻。後進居津要。亦落落如
不相識。崇禎初。以家室。廷議。公田間論之。同邑官

下者。嘗云。公學。下。任。以。公。也。今。也。
人。一。入。仕。版。輒。廣。交。而。結。借。爲。援。引。四。海。之。內。家。家。宗
兄。人。人。盟。弟。况。鄉。里。姻。戚。之。好。乎。前。輩。孤。高。狷。潔。遐。哉
不可觀也。

吾邑前輩稱賢守二。一都憲楊公繼宗。一尚書衛公一鳳。
楊守嘉興九載。不携家室。鋤強忤奸。不避災禍。署中蕭
然無囊篋。止橫竹於壁。懸數敝衣。衛守青州。青財賦地。
纖塵不染。矢公矢愛。真古循良吏。崇禎壬午。公長子廷
憲出守淮安。道經其地。青父老曰。公守青時。尚憂之。嗣
我輩日夜焚祝。今始知天之報施不爽也。

獨處虎蹲於戶。公吾伊達旦，恬不爲懼。後剔歷中外，抗權奸，亦不過持是浩然禦虎之氣耳。余少居是山，老僧指示舊跡，在寺前深澗中，疊石猶存，非公必不能寓此。

邑夏罕不乏，然不及劉蒲亭先生之清慎謙慈。一毫不苟，萬曆己亥蒞陽城，乙巳擢吏部，在邑六年，囊橐蕭然。歲時過往，不能爲司府具常儀，以故不得陞轉。時馬心董大儒掌銓，曹先司空公以劉之清操告之，馬始得行取，劉亦之。寸絲俸，謝前輩尚有古風。使在啓禎間，嘗以

數千金餽劉，劉曰：「吾應有守，中人卒年儲五卞，官終，勲員外郎，余以童子遊其門，大見推許，負公不淺。」
遠方聞風而至，米必四集，價不期減而減矣。桐陽衛公守青州時，值大饑，不遏糶，不勒價，不強迫富室，所全活甚衆，深得趙清獻公衢州救荒之法。

崇禎庚辰大饑，吾邑版籍所載戶口一十三萬，死亡畧盡。存活僅二萬餘，邑令定與李公明而能斷，有弭亂才。最善者禁亡賴一法，凡饑民要挾善良，徑投之溝壑，不問理藉非良令，將饑者死於凶荒，飽者死於挾制，欲保此

牙遺也得乎

山谷集云。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之賤。不過苟且而詐善。偷惰而詐恭。及退而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之。不暇。何暇鞭人哉。昔陶淵明為令。遣一力助其子耕。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陶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豈人也哉。豈人也哉。余每遇奴婢。遇失時。恒以山谷之言為念。

范鎮銘司馬溫公墓言。熙寧州黨云云。溫公子康。屬東坡書東坡曰。賦不傳書。非異日三家之福。乃身他銘。余

晚年人多自求。求其進。每以此言為念。未暇危險時。亦未必有如此避忌。

神廟第七女。壽陽公主。鄭貴妃所生。選婚時。兩顧姓。死平人。一冉姓。固安人。正炎暑時。兩顧腐爛。玉簪髮。可以鑑。衣裳楚楚。香聞數步。而冉則羅帽青衫。擊曲。恐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貴妃指而曰之。卒選中冉。都人皆讚神廟慧眼。浮夸之不如謹朴也。

先司空萬曆丁酉。掌銓曹。維時吏部權重。即科道且奉願。翁郎中可抗尚書。故諺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語。遇升黜時。郎中與書記酌定。尚書兩押而已。侍

文豈不達語片時。乃揖文正而逝。俄頃又舉首顧文正曰。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後人謂師魯有得於禪學。余曰不然。師魯亦何能預知死期。只是平日見得明養得定。視生死如晝夜。臨終時靈明炯炯。雖無大疾。苦自覺氣血將盡。因得以從容訣別。若數數舉首是尚有未盡之血氣耳。使數日後安能爲此。世人未達生死之理。咸詫爲怪異。不知師魯亦平平只一點靈明不亂。亂是大過人處。

先司空公屬。嘗將營。已不覺。忽附口語。余曰。記得同年柴
冷山之從。相。路。屬。可。不。也。時。故。垂。事。日。也。冷山之父見。

翁曰。有一偶句。辟穀身輕。好把清虛還造化。降生任重。尚慙忠孝。謝君親。又謂見山翁曰。爾之子必貴。後台山果拜相。先司空公意殷殷在屬望。願兒公之愛我深矣。黃氏家訓末篇戒其子後事云。松棺常衣。親友餞。一皆拒之。明器碑旒。並從停省。勿竭貲營費。以餒後人。又云。汝曹宜傳業揚名。不辱其親。使爲至孝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不必顧戀朽壤。以取湮沒。語語可法。余崇禎辛巳秋。喪室人。栗棺柳衣。衾頗稱無憾。止於紙劄俗套。議從省約。內外皆嘖嘖有言。不聽也。吾邑水甘冽。而土礪確。所產之人。稜稜自衛。鮮俠氣。諸

神位至宮保家同。同峻皆以清謹造品。從不敢擔當國事。不敢振刷里俗。斂鋒守鐔。卽宗戚抱沉寃。亦閉戶掩耳。懷悵然惟恐禍之及已。藐山舊與及門一劄。引陳同父相勉。余憶朱晦翁語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做出來。人謂朱向同父頂門一針。今藐山却以同父激勸後學。是又向吾鄉士大夫頂門一針矣。

宗伯周文恪公子義之父。曰敷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二語細思之。最有味。文恪之子炳謨。官詹事。太子賓客。亦贈宗伯。

其國士。是以文章。人品較之。以素推祿命。相面貌更準。惟在慧識人。得之。北牡驪。昔口之外。

王疏菴家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應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執請政。疎菴覽之。驚曰。皆卿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福遠不及諸子。時先司空公爲劉門生。亦在座。歸以語先大人。先大人命諸子識之。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卽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礎。亦壬辰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而卒於途。疎菴

之言竟不爽。劉長山人名一相，官至憲副，輯詩宿者先。大人兄弟諸字，皆劉命義，換有字說。

東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令子能慰意否？平居與誰相過，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備盡憐恤之意，讀之慨然。至謂仕者相陵，尤可慨歎。時平勢殊，尚有相陵之慮，若當遷變之世，山林迂朽，又不知何以自存也。

白樂天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貴於柳下惠，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因作詩曰：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

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余今年近七十，幾年之活業已聽之。若所謂閒日月者，又風聲鶴唳，不知微倖能終身否。

曾文恪公鐸爲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其僕寒苦呼臥之。余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均爲子，小異間闈我却誰。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致疑。今富貴家鞭撻罵詈，不啻牛馬，尚能恤其飢寒勞苦哉！記以示吾家子弟。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

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牛。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
以進。爲李文饒所憎忌。而不被文饒所深害。處世如是
人。亦足法矣。樂天幸出吾宗。私心願學。而文與位俱不
能及。若聲色一途。自謂過之。非盡因力不足也。

谷安齋蘇軾卷之三

谷安齋蘇軾卷之三

譴戒

世知東坡以詩文罹禍。不知山谷亦然。山谷修神宗實錄。
議者言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貴授
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過荊州。作承天院塔記。轉運判
官陳舉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編隸宜州。遂
卒於宜。凡文士下筆。要先爲此慮。若遇忌諱之辭。可已
之事。斷不可輕誤。

山陰對南王公家屏。戊辰進士官庶常時。同館一少年。頗
負才名。一日見公案上一異書。展玩良久。徑袖而去。公

亟呼取之。少年曰：知兄無用此爲也。公嘿然不爲較。後少年官屢顯。公爲宰相，以文行顯。此足爲輕傲負才者之戒。

○德昔余從先大人任宛唐時，曹少司馬被垣爲諸生，執藝署中，向余請益，嘗偕余遊楚遊鄭，恂恂都雅。若處子，自言目有夜光，入暗室操作，不用燈火。余訝其非恒人，已而勝第守齊撫吳，總督勦遼，所至著能聲。後不善居鄉，手扶邑令，令乃嗾其怨家窘辱萬狀，憤慙暴卒。令據拾其事，以不法聞。言官又參其子，子廉得重譴，余目擊曹寒微而富貴，富貴而驕恣，驕恣而橫禍。三十年才沉消。

長時息問事

○卓吾李公高曆戊戌秋，寓沁水劉司空晉川之家。性剛拗快率，不苟不狗，果於好惡。光而服儒，隱而近貴。人多憎嫉，而識見筆力，往往超人意表。吾邑好事者多與之遊。在沁水，著有明燈道古錄。後入燕臺，爲張公問達疏，奉自到於獄。卓吾關人官姚安太守，棄家譚禪，可謂高矣。而遊遊都會，意欲何求，非仕非隱，身名俱損，嘗見其一。○佛云：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參得透，一乘便了。似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法。法解得脫，萬法皆空。

喜沈詢鎮路日寵一婢妻不能容因配其僕歸某然與博
往來不斷歸慚恨剝刃於詢劉建封鎮湖南日與幕官
陳某之妻淫陳爲同列所戲耻而忿怒伺便以鐵蒺藜
擊殺建封二事皆以淫慾致禍今之富貴家率意縱恣
不知避忌獨無覆轍之鑒乎

郢中士人白絺乏嗣舍其姪而養一屠家之子後長至日
祀祖先偶一客宿其鄰夜見一屠人與數士人向白氏
之門爭奪酒食而屠者得之次日問知其故始信勝蟹
陷於異姓絲甚失策余年三十時尚未抱子因與諸弟
約備竟無出當嗣以姪誓不聽婦人之言養異姓亂宗

派未幾余生七子今無其四念弟友誠可格天若身
後之蒸嘗更不待言矣

隸州數稱張幼于幼于有奇癖好戴假面豪縱不檢萬曆
乙巳因典一有夫之伎久不放贖伎夫啣恨乘其燕客
夜半殺幼于一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時李卓吾
以講學僧達觀以譚禪皆相繼寃死人擬之滅穀亡羊
而幼于酷矣

廣進士王仰初任新興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
役作弊入覲後事始發會調閩縣仰在途時時怒罵恐
嚇之新興有鷄爪蘭花毒如砒鴆三人竊藏之抵閩任

進晚饌三人擣藥汁拌豆芽菜中仰食之夜半死其子
廷試根究三人吐實皆伏辜而仰不可起矣仰既得其
奸狀不卽治又不逐之且時噴嚇忘警備何以自免筆
之以爲御下者殷鑒

子孫名字嘗揀擇僻冷不可蹈襲前人不必取義本姓天
啓間崔魏欲罪錢受益以爲錢謙益之弟又欲罪黃順
素以爲黃遵素之弟已而左右忽查其籍貫父母始知
不相干涉方得脫禍是名字於人亦大有關係

崇禎末年晉撫蔡某山山令墜壁清野士紳不得出城余心
訝之而不敢辯嘗聞江王遺廟之旨曰清野是防邊

一策若內地惟在加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
令各鄉大姓度地利自相團結使嘯聚不得逞而後城
內可恃以無恐惜蔡不聞斯言旋及於難

奉聖夫人客氏明熹宗乳母也權燄烜赫在帝后上每數
月一出宮歸私第皆夜漏五鼓自成安宮盛服靚粧侍
從數千人各紅蟒玉帶大燭巨燃不下三五千枝提爐
焚沉水香烟霧遮空人如流水馬如游龍呼殿喧轟有
踰警蹕入第升堂端坐諸參謁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
歲之聲殷然震天每一出欽賜金錢彩幣不可勝計日
報御饌三時賜之傳奉宮使絡繹於途從古專擅之畫

莫與爲比。天啓丁卯十一月始籍沒家產。笞死於浣衣局。焚屍揚灰。并誅其子。人心始快。

明熹宗懿安皇后懷孕。偶腰痛。客魏娟嫉。使摩按過度。致令墜落。又裕妃張氏將臨蓐。客魏矯旨禁閉。斷其飲食。病革之際。匍匐伏飲。簷霤而死。以故熹宗三子二女皆不育。客魏以爲得計。不知此正失計處。借令熹宗有三尺之胤。客魏負展臨朝。將權勢更倍於昔。焉有阜城磔屍浣衣局揚灰之事。造物簸弄。宛淫恒令其自爲陷阱。最快人意。

趙大理任號祖洲。膠州人。先司空同年進士。請先司空云。

樂御史爲道婿。趙有妾婦。樂欲聘。趙不允。以是樂趙結怨。聲聞於鄉。一日樂卧病。寵妾與其奴私。樂知之。與妻議將究治。妾竊聽語其奴。奴厚賄一屠人。暮夜入室。殺樂夫婦。以血洒趙氏之門。及所經道上。樂無子。奴妾伴呼。集眾跡之。坐趙大辟。後青陽章時鸞爲州守。疑之。密訪奴所厚者何人。知爲屠。擒屠毋訊之。立得實。屠伏辜。而趙之獄解。趙卽任父。折獄者貴虛。其心居家者當慎其口。先司空每舉以爲戒。

卽杜華先

許繩齋維新守澤州。日督學。某以校士至澤。某爲許同盟。後輩恃才輕佻。待許甚倨。以館穀過索。譴其承事人。許

不堪停傳給凡三日其窘馳去移文撫院魏公允貞云
州乏供具僅烹一母雞而食魏公清品雅敬許批其狀
云食雞有何不足而以爲慢至露筆作罪案耶某大媿
引疾旋里

李九我相國年逾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難
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媪出返覆
引譬語語痛切老媪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妾
因生二子孫月峰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務不
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喉傳仲尼不以魯魚顯九我
清品蓋天懷丁以裕

一釋守性不急多怒司理姚辭規之郡守曰若漢子不
怒何如司理笑曰余惟恐公之不遷怒也郡守色變司
理曰若遷其怒人者以怒已則遷可消怒郡守愧服

唐一律僧臨壇度人遠邇信仰後一日發露被污之婦尼
百四十五人尚書李壁鎮東川日按戮如法近有一婦
人與律僧交往夜坐受戒令人不疑是本初設戒爲入
道之門而未後倚戒爲藏奸之室防淫實所以導淫

余邑西劉村僧洪密唐明宗時人善譚公案甚爲時重預
以柿棗菽麥造爲糗糒築之墻中明宗兵過憐其方丈
蕭然坐頃啓墻千騎俱飽明宗神之登極後大加寵遇

洪密能權術惑眾自云身出舍利每坐起愚民競趨拾之然皆偽物詳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余生平見諸名僧遠邇爭迎孺婦共仰者無非詐偽之徒行檢尚在洪密下。

唐嘉話云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開別門嘗有勅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應曰渠自有門當時訝以為異今之富貴者豈特別門而已哉宋蔡京父子可鑑也江寧張洎為士人時謁張泌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成他遇之事見司馬溫公瑣語當溫公時尚有古風在今日則仕途沿為定例

凡親族等事以尊卑為序

嘗宿一官室用被數而布其裏被之近頤口者又以布蒙之外觀美而內粗澁實無尺寸之綾得親其體者予牙差久之偶憶梵志有翻着襪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可笑之甚被頭以綾帛為緣呼為被池欲其適於頤口也

湖州有兄弟二人俱以知州致仕在籍終日爭產親友勸諭不能解同里嚴公號溪亭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偶遇其弟於舟中語及產事嚴曰吾兄懦甚吾正

語言煩惱一生。而誇其所短乎。詩人當以某為戒。偏弄不悛。何足取。

匡漢跋以翰林改吏部。工辭曲。撰遊春記。人謂記中李林甫指李西涯。楊國忠指楊石齋。賈婆婆指賈南塢。竟以此終身放棄。而且博一輕薄之名。文辭之士。當借此為鑒。

陳山人家澤。頗有骨性。素與董宗伯善。一士人託轉求其筆。山人曰。董筆縱工。亦不必貴。問其故。曰。其人性情特異。校童少艾。環而乞書。林清不厭。其名公良士。造門禮求。雖月沐。無覺也。

高平楊忠介爵少。平時閒游。北洛賢。挽車載米。受業其門。居數月。韓公以乏嗣。偶聽親友之言。納孀婦為生子計。忠介知之。請辭曰。爵不遠百里而來。以先生居鄉。事事可為師範。今納失節之婦。是亦失節矣。久侍無益也。

唐給事王祝。自常州赴徵。召路出甘棠。適王拱帥其地。慕祝聲望。且同姓。率其妻孥。願執子姪之禮。祝鄙其人。嚴拒不納。拱大怒。促行。潛令人前途害之。舉家百口。悉投於黃河。掠其貲三四百籠。以身覆奏。聞值多故。置不問。夫仲尼不為已甚。當危亂之世。人情險毒。世態遷變。持重貲與挾騎氣。皆非明哲保身之道。古人散財避跡。良

有以也。

取亂者邊幅警備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開誠不疑。又恐以蹈意外之變。明末河南撫臣王漢字子房山東人。英畧絕世。偶以鄉紳與武弁小構。挺身暮夜撫之。屏騎直前。倉卒遇害。美業不終。可痛悼也。

譚友夏河洛人文序云。督學使者於鄉闈放榜後。以一日升沉忽變其場前愛重之初。念入而揖。禮貌衰久之。刻其文不使與傳者齒。師友怠冷。煥侵人嗚呼淺矣哉。師友之相處。道德事功文章三者有。皆可以不相負。豈區區在榜中片晷也。不若年受知無錫周蓮峰先生。

每見吾鄉人輒相詆。今五十年矣。彼時獲傳者皆物故。不知於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各建立若何。而余迂拙不售。尚延殘喘。兢兢繩檢之中。兀兀燈牕之下。使先生見之。亦作冷煥態否。

晉城劉寅所好滑稽。嘗曰。梁武帝久斷慾。宮女多抱懷春之疾。帝問藥於誌公。誌公以數十強壯少年為藥料。送宮中令服之。不旬月。宮女皆貌舒體胖。稽首帝前。謝良藥。諸少年亦俯伏於後。枯瘠躑躅。形狀如鬼。帝驚問。為何物。對曰。服過藥渣。今之羸體。以媚婦人者。皆藥渣也。可惕然警悟。

余偶遊僻野見一道人瞑目獨坐詰之曰不近城市僻野何得道人曰業已飽食無所求余曰不爲明日計乎道人笑曰鄙人閱歷久矣每過朱門大第見賓客擁砌粉黛遮筵稍近其階輒呵聲如雷不敢仰視又數年後復過之淒風冷日蔓草縱橫卽昔日歌舞地也彼其人豈不作千年計一朝長寢萬慮俱寂况鄙人雲水行踪今日敢爲明日動想余聞之爽然自失

宋丁謂治第患其卑下令集禱觀鑿池取其土以築基而第遂踞高爽患其岑僻奏開保康門通大道而第遂臨要衝可謂善於營創矣不數年籍沒其家以第賜戚畹

者也

廣述按朱謹吾爲張太岳相公建三詔亭太岳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思席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觀所爲三詔者乎太岳有才有識擔荷宇宙之人後世僅僅以權臣相擬屈矣

處世不可苦作計較。利害倚伏，往往出人意料。表崇禎癸酉，
戒嚴邑令中岳楊公命里人僉派壯丁。里人俾余手書
諸僕先為勸導。已而諸巨紳富室之丁壯皆減於余。余
詰其給已。里人曰：出爾自派于我，何尤？余笑而不辯。滄
陽公閱視，則罷去諸僕，止留兩人。余戒諸僕幸拜惠邑
令，毋自矜。里人見余多寡，喜慍不形於色。潛抱愧，讓其
同濟曰：吾何為負此長者？因并兩僕亦罷去。嗣後十年
來，聞邑丁壯奔馳苦累，而余諸僕晏然獨免於役。里人
亦無後言。此事殊類寒翁。

其自讀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讀書而富貴矣。家業自勤儉

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一老嫗居與先司空公
書室隔一壁，嘗云：司空公每讀必至夜分，嫗機聲與之
相和如此十餘年，始得以省。元聘第先司空公之於詩
書何如也？先大人擅巾麻履，暑月恒絮被為邑令，無銀
帶拾司空公敝帶服之，從未睡至日出。先大人之於勤
儉又何如也？今子孫數日不聞一書聲，日三竿尚嚶語
家漸落，飲食服玩仍如平日。吾安得不浩歎。
親戚朋舊當厚密時，不可以私事語之。一旦失歡，彼且挾
而中我矣。然失歡之時，不可出惡聲。非特厚道，恐既平
人前慮到此一○慮入○慮不○到○
之後復與通好，則前言不無憎愧。余別駕弟與一友交

最密將少年隱事吐泄無遺。後其人要挾百端。弟終日
供應不敢忤。雖先司空在堂不能禁也。

張藐山尚書家園踞勝沁溪。敞麗幽清。甲於三晉。藐山性
喜山水好讀書。咸謂人地兩得。六旬餘。起官司司空。徘徊
高下。轉折遊動。經旬疑非人間。藐山外阻不得一見。亡
何坦之歿於難。一孫孑然。踉蹌南奔。家止粟夫人園。虛
無人。順治甲申秋。余自上黨奔歸。過其園。謁坦之祠。悲
不能仰視。因憶十年前同楊沁涓石。瀟雲張去偏。舍
弟子益草數邊。其地隨流。偶有仙。勸曾幾何時。而

各四散去。園扉深鎖。惟有鳥。下下竹影橫斜而已。
術數之士。切不可信。今有見人便出一印封。納人袖中。令
人任意誦書語一句。誦既啓封。中即明寫所誦書句。人
皆驚異爲神。且給人曰。場中之題。亦可預報。少年輩易
爲所惑。不知此淺近欺誑之術也。道破令人一笑。
一客偶稱富貴家。同座語之曰。富貴下不得一家字。如富
貴以我爲家。則不應走向他人矣。富貴既遊走不定。我
乃富貴之逆旅也。客爲之色沮。

宋國楨相公。戊戌在會試場中。取中一卷。偶策有國楨三
字。同其名。因棄去。陳如岡太史房中。取中一卷。策有加

岡如陵句棄亦如之用詩書成句偶同試官名號此何
嫌何疑而令高才績學之士俯首抱屈雖人生功名有
分司衡者不幾於因噎廢餐望月生喘乎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卽大匠
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憚煩勞當造作得
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倖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
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
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客魏諸人口
御手握專恣無忌憚矣

余嘗疑唐李暹中書推補命言無不中乃位中晚年煉黃

金求不死疽發於背以死謂不知命之尤者明劉伯
溫精通術數凡事前知當其仕元末爲事擬辟羈管紹
興路慟哭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苦留得不死似不知
後日有佐命之勳者是兩人明於知人而暗於自知也
殆不可曉

卷之五

譚核

司空圖河中虞鄉人。唐末以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數召不起。時天下板蕩，獨王官谷以圖故不遭兵燹。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年八十，梁初始卒。王禹偁、五代史稱其能文，躁進負才，慢世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全唐詩話中亟辯其誣。今邑西靈泉寺圖謨碑文猶存。詢之鄉評圖實晉中逸德禹偁之言大謬。

高陵呂生以堪輿之術造余，辯駁之頃，忽出其不意，問曰：

不知子平之理亦有否。呂曰：公疑堪輿，并疑子平耶。每
做鄉溫公南公等財官食印如此富貴福澤如此。即影
響之捷不啻也。余笑曰：果如所說，則子之術左矣。子平
以禍福為造化之一定而不移，堪輿以禍福為人力之
轉移而不定。二說正相矛盾。今何去何從。呂生茫無以
應。

觀山之園曰泊水。余一日同沁湄黃聞二楊公在觀山座
請泊義。藐山曰：未聞水經乎。余曰：正以水經為疑耳。水
經沁水一名泊水。公園倚沁濱，以泊命名，恐誤。藐山曰：
吾止知為泊，不知泊也。因問二公。二公皆以泊為是。余

疑。公所讀同出一本，詢之，果皆彰德趙即刻，非南本。
余曰：泊取及意，又濁也。泊則水之止而不動者。三公皆
誤矣。呼取南本證之，皆作泊。後賁聞更其里為泊，而藐
山迄不能改。長公坦之序其詩，又曲為之辭，何若易以
泊字為典。

山陰王相國家屏誌沁水劉司空東星墓曰：公論朝聞夕
死，稱引釋氏以無生為解，頗謬先師之旨。余辯駁再三，
而公不余是也。今按于宗伯狀，亦河漢其言。嗟乎！公勲
猷節烈，標懿垂鴻，業足以不死，而猶詮綜度世法，欲兼
集儒墨之成，超詣神聖之闕也。未免軼於中庸矣。蓋劉

雅與李卓吾友善。父子尊信其說。王雖揄揚盛美。終不肯阿附禪宗云。

吾邑張藐山、雨蒼兩公同在台省。三朝要典。摘其章疏。評駁以爲口實。兩公雖心事光明。品望端直。而當時持議必欲以挺擊紅丸之罪。株連方輔。不無苛索。蓋太平日久。言官氣盛。本無事強尋一題目。張大其說。以筆舌雄辯爲才幹。以糾劾宰相爲風力。不意正人君子亦沉溺莫覺。致令當時乘其瑕隙。借以中傷。引繩批根。諸公不能無咎。

先大人好園林。初與司空公同赴神農。遇二人奕旁觀之。

解悟。司空公曰。第不肯開。一子耳。先大人曰。當高觀下。不可入。運。堯已而遇新安曹生。曹教之曰。基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貴在着着操先手。先手一爲彼所得。而我受制於人矣。先在彼當棄子以求先。先在我當無使彼有可棄之子。先大人聞其語。益精進。稱晉中高。手晚病風痺。尚於茵蓐間獲勝着。以深嗜入神故也。

陳景雲。勳。閩縣人。鄉會聯魁。詩文寫畫皆精妙。謝官日。扁戶讀書。嘗一至烏石山。聞客聲。卽走。每談至佳山水。輒心動。畏客輒不往。董侍郎應舉。嘲之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瓊堵爲天地。卽日月山川皆空設矣。陳大笑。不爲意。

指庭開花石盆池。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余嘗識其友魏誠甫。煙談之娓娓。實獲我心。魏亦善寫畫。

李于鱗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櫃下塵土中。士作皆大佳。因知命果有定。人力不能爲也。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也。

紫清真人白玉蟾。瓊州人。天資穎異。於書無所不讀。下筆瀟灑。出塵草書亦靈動。嘉定間徵赴闕。應對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世之以文人得仙訣者。紫清爲

冠。或乃云姓葛。名長庚。亦何必過。爲是推求也。

烏程朱平涵。閩學有湧幢小品。中談諸縉紳多信耳俗傳。不及五雜組。五雜組爲閩人謝肇淛所撰。博言天地人物。上下古今之事。甚有妙緒。惜末卷記笑謔。宜刪之。

文章家機調。與其時尚關通。如鍼芥投吸。合時則淺學初試。便可獲雋。違時卽名宿大章。亦覺忤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馮琢吾宗伯時。藝最精。癸未見劉復初。闈中文。次以名第五十。後果然。人以爲神。凡門下士。遇科年。皆持卷請決去。取言無不驗。洎乙未以後。馮之言無一驗者。馮一人也。豈識見另有高下第。前之識與時合。而後

之識與時違耳。余嘗謂子弟之文能與時合便是家門與起之兆。

唐張巡史云鄧州人不知先世實自山西芮城徙居鄧州芮有巡墓死節後里人欽重葬其衣冠之所永樂中有張隨字子貞卽其裔任戶部主事清節異常謝職後躬汲水妻舂米茅屋村居依然寒峻克續家聲。

準臺禪師楚人卓錫高都岡頭鎮余過其方丈談及生死禪師曰生是因死是果凡生時所做工夫全要死後受用所以儒家曰朝聞夕死孔子寧肯容易死耶朝聞內有許多覺悟豈可輕輕放過人云禪師學問淺此豈淺

司馬公詢之云丁帝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南院封郎中卒三十九致仕果爲不起恬退爽朗優游林下文而壽康世之快士。

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此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亦異事也但了凡自少年時遇異人知數前定不作營求而復改名以希與于不可憑據之夢是了凡于前定尚在疑似之間。

大司空公諱所知萬曆丁酉掌銓曹清直之聲徹於禁
爾給事中某爲首輔私黨公以年例斥之外藩首輔持
其啓事不肯下而公丁艱謝職去矣某讐恨叅公誣以
造喪首輔票旨罷公官次年秋忽憂危竝議書出假名
朱東吉設爲問答呂少司寇坤闈範圖說之事謂呂
後宮禁動播國本一時名人若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
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鄭承恩等皆稱呂坤
所見極高意在中傷諸公其禍不測賴鄭承恩以成曉
之誼上疏力辨乃生其害焉某遺戍首

萬曆丁酉

萬曆庚申冬

正世揚李汝孫王之楨等後去項應祥撰喬應甲書
神廟竟之大怒懸五千金購其人時沈輔鯉獨妖書無
名上亦疑之日夕焚香自誓未幾錦衣崔德緝以爲噉
生光矣生光順天府學一黠生素行無賴曾以嚇騙富
商包繼志造成大同時新赦還妖書實非其手竟凌遲
處死後都人嘖嘖云妖書係中書舍人某筆生光罪惡
實盈鬼神巧借以殛之爾

史沈某當萬曆甲辰春密效書時噉生光哀辭鳴冤沈
不之顧且聲色震厲徑坐生光怒目切齒含恨以

死後沈出巡途中得病謂其僕曰昏憤中見曠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其原誤歎書之某不久亦染病屢見生光現形寃呼世勿謂怨讐之茫無報復也
武林官工部時納一燕姬品之日饒也嬾也淫也拙也
可也五者全備歷驗之謝言不爽若維揚則文雅柔順實有所長

陳巷王公身長八尺才畧過人晚年以織事玷其名節至今隧道之石不克舉余深為憤惋公與先祖司徒公善先夫人率闈序為公沈滌僅得冠帶閑住余時方舞勺尚也真中僕公之狀公竟與婦通一婦婦貧窘不

能自度夫人遭騎呼之婦婦正與其翁因他事詎念倉卒自刎翁惶懼借公解免按臣某預中警口不細察以為通娶烈婦具疏曰白髮貽士君子之差紅顏吐女丈夫之氣時公已八旬外媼婦曾經再醮且議傭工非聘娶而公竟含冤不獲自白悒悒以歿

謝茂秦山人嘉靖中與王李結社號七子後以嫌隙見逐然茂秦真能詩亦何必藉王李為重嘗見其所著詩數稱王李不置口此其所以見逐於王李也

鄭玄註周禮云羣妃進御之制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安齋魚譜
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而返之。卑者仍先。尊者仍後。此言余嘗疑之。以一人之身而日與數十人交合。無一寧晷。雖金石之軀亦難與堅久矣。後見楊升菴集亦大斥其說。

將山法會記。宋潛溪誤叙明太祖虔誠廣薦之日。雲中五色娑羅子。夜半作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種種祥異。記中數稱南京。或疑南京字爲後人語。余偶覽留青日札云。洪武元年秋八月。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始知文出潛溪無疑。誠見不廣。必不可輕爲指摘。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夕。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四十五日也。余郡龐洪名士。小試用此督學某蜀人。覓之怒曰。汝并曆日亦未讀乎。龐笑而不之辯。

崇禎時。平臺召對。謂侍臣曰。奏疏中徃徃言三空四盡。空盡指何物。侍臣俯首不能對。二事皆非隱僻。一漢陳蕃語。謂田野空。朝廷空。府庫空。一梁魚弘語。謂水中魚盡。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

白履中博學孝弟。隱居大梁。號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授朝散大夫。不受。請歸。唐玄宗手詔褒之。香山之名。傳百世。而履中無聞焉。隱

與顯異也

余穉子口吃友人謂余曰韓非周昌楊雄鄧艾陸贄皆口吃吃何害余笑曰子不知白樂天乎樂天一代風雅號嘖嘖翁此自是白家門風

秦西熊三拔傳水法淞江徐太史光啓爲之筆記不特格物制器利賴不淺即其文章蒼勁堪與考工記並垂不朽河東曹中丞于泚換序大加稱賞

議者因豪強并兼便欲嚴杜放債之家不知貧富相依如子母緩急權借亦是救急一策第不可任其勒抑苦楚耳宋高宗嘗謂輔臣曰苦債止債本誰肯出於是因噎

廢食反爲民病惟以債還利過多者依條條放此最得權宜之術

吳梅福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枯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梅福之處閨視鮑宣梁鴻殊爲不幸惜今人遭際惡婦不能效梅福慨然決絕徒步入山耳弘正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大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於鄉十七成進士慷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危言構禍剛毅不撓未免有尚氣傲物之誚官亦提學副使詩學杜子美壽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於子美與大

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尚氣之過

家趙挺之御史彈黃魯直除右史云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婿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謔浪之友黃廉元豐時曾提舉澤潞過余邑海會寺題新篁記於壁文雋挺而字蒼媚自是蘇黃一流人物寺中碑記如林獨此見珍

陸魯望塑像藏其生平詩文於腹此文人傳後之一法釋了遠造開福寺大像無余乞詩文諸稿時太平無事余不解所以藏之之意斷非予也

邑西二十里澤城村即漢之潞澤縣也有一澤滙數十畝

墨子所謂舜淵於潞澤即此舊有泊水余崇禎庚午冬遊其地云近歲水始涸漸將泯其古跡陵谷之變遷可歎也水經云陽泉水南注潞澤今邑西尚有陽泉之名或問屠赤水曰婦人纏足拘攣臭穢至不可令人睹近而舉世從之如一轍何也屠曰正如沈韻一書世人受其其束縛而細詳字音或一韻而分之或兩韻而合之入聲尤甚雖文人鉅匠不敢出入甚矣習俗之難變也

山邑乏字學縉紳之士出口皆訛舛余少得趙心盤篇海與亡兒庚朝夕披覽如寶奇珍然以字母分次不便檢尋壬申在高都書肆中忽見梅誕生字彙大驚不意誤

生之見實獲我心。於是命諸子人購一部。置之案頭。第
其中搜括尚多遺漏。後必有續爲補輯者。後生不可自
隱其見也。

三晉古人物數。獨澤所屬邑。寥寥無聞。惟陵川郝經字伯
常。元中統間。以宣慰副使充國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
十六年。有雁足傳書之事。元主得詩。進師伐宋。滅之。經
工詩文。善書畫。著述種種。傳於世。雁足詩曰。露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燧。窮海蠻臣
有帛書。

先司空年近九十。應下作小楷。余今七十。每餘亦日穿繡履。
趙齊史云。傅隆年七十。猶丁自書。稍弱。加賜杖。以爲於
漢馬援。援錄之時。年僅六十。有二。

平安集魚川

五



